白榆集

白榆集目録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記

程氏萬石堂記

卷之六

書一

卷之七

書二

卷之八

書三

答汪文學
與李惟寅
與冏伯
與鳳洲先生
與徐長孺
又
又
又
又

卷之九

書四

卷之十

書五

卷之十一

書六

卷之十二

書上

報汪伯玉司馬
與陳廣野給諫
與傅伯俊
與馬用昭
與沈士範
與張肖甫大司馬
又
與高吏部
與莫秋水

卷之八十三

書八

卷之十四

書九

啓

水源考小序

水道考小序

水年考小序

水議考小序

奏疏考小序

水官考小序

公移考小序

水政考小序

治水考小序

卷之十六
策

表

神道碑銘

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跋

雨花牋

微波致辭

江南春信

蕉葉紙

鄧林一枝

三生果

八行書

三生花

竹簡

雜文

適志

卷之二十

祭文

目錄終

白榆集卷之一

東海屠隆

序一

皇明名公翰藻序

夫不翼而飛無脛而走者其惟方寸之牘乎揚芬振藻宣情吐臆述事陳理傷離道故則此道勝矣故襄王布令而晉文寢謀呂相遺書而贏秦短氣叔向陳辭則國僑謝過樂毅削牘則燕王悟心目夷以善言得國鄭伯以令辭保邦魯連射書而燕將隕蘇秦掛

來而六國從列雄而下代有能言薄昭數命於吳王相如發難於巴蜀漢祖宣威於尉佗光武揚靈於寇西鄒陽白冤於囹圄子卿布心於沙漠鍾繇魏文通情禁掖秦嘉徐淑吐秀閨闈以至金册華元君之篇南真著長史之什登封有玉牒之文洞庭傳水府之章是知此道之貫上董侯王下及士庶通天達人際明徹幽用廣機神胡可廢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驅天下於胡雛之手乾坤再開日月重朗德肩羲軒功絕湯武而神聖承之醞釀鴻化　國家氣脈磅礴盈

厚河嶽之靈會爲人文踔越近代龍興前古學士杰
夫文非周漢左史不屑拈綴詩非晉魏盛唐不入伊
吾即交遊薄號之辭亦往往規模列國縱橫諸子清
聲古色大都斐然亦既稱盛矣諸君子稟材不同好
嗜靡一故其爲辭或閎大而肆或簡有南深或清言
而綺或莊語而峭或秀拔若春松之雲或婉靚若秋
藻之月或險絕而響裂石或雍和而奏雲門譬如鶴
脛鳧脛烏黔鵠白殆弗可強然就其材質之所近而
極其神情之所趨莫不各有可觀西施驪姬殊色而

其美空青水碧異質而同珍兼收並采斯其為天府之國也吳興淩君雅皆人倫之秀好古藏書為當今鄴侯家諸所著述業遍方內又博覽我朝學士大夫尺牘彙為一書命之曰皇明名公翰藻夫氣以材成語緣情異體視其時意生于境烏能大同其足寶愛一也然華之發以根物之貴在質殊色自然粉黛為假造物至妙剪綵非工即之斕然而索之無味則工祗假也即如學左氏之步者字模句倣非不儼然之而形色雖具神氣都絕何者古之人有其事而言

之今之人無其事而亦言之故辭雖肖而情非真也又竜頼之藻繪雖工而問學之鎔鑄或寡也優孟之諧可無懼乎夫咸池六英不比其聲而同謂之古樂嵯峒之罘不協其體而同謂之古文唐不擬大朝六朝不擬魏晉魏晉不擬周漢子不擬史左不擬騷而皆卓然爲後世宗則各極其至也茍極其至何物不傳而必曰吾爲某體過矣凌君文章巨家敬以是質之且願有請于天下學士大夫也

竹箭編序

竹箭者吾大越之美也吾大越實以此篤勁吳王君
者吳人吳人名編則曷不取彼菰蘆而掩吾竹箭爲
王君蓋嘗遊越絕而遂掩之也君發蛇門由禦兒溇
東渡錢唐取道西陵然後浮甬東出海門望三神山
而歸復遵會稽立馬百帆秦望之上慷慨弔范蠡計
倪諸君皆不在而所謂竹箭者獨蓊鬱如昔于是感
而欲掩之也以君磊塊發爲麗辭吐爲佳言是宜昇
致雲霄鼓吹人代乃夷光卒于浣沙鄭旦終于采葛
亦足嘅矣湜其雄心跨越江海既以撟舉菰蘆間又

欲掩吾何箭而有之嗟乎君欲良者矣雖然吾大惑有物亦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若是者君能併掩而有之邪有之則僕請以一矢從公幽雲門寺射虎南山矣

宜真子傳後序

余讀宜真子傳乃信齊諧搜神諸書非緣悠也事既靈異文亦瑰奇其言極物除妖則非鬼趣矣學究拘攣往往謂死者有無知不聞乃滅利存豈應形下神在

又安知大塊之中何所不有何所不爲覓必無知生何以能必有知其生也孰爲之知其死也孰爲之主司命者能造物能養物獨不能使魂者之有知耶乃之與利一也形之與神一也一則合故盡則俱盡二則離故亡不俱亡物之生屬陽陽故光顯顯灼灼之鬼屬陰陰故隱恍惚窈謂冥冥之中有光無顯惚冥寥之內必無惚恍變幻非矣夫暑不寒耶日月不落重淵耶天地之混沌不開耶開不復混沌耶予不盡性說者多驚之夫曰不語是有怪矣無怪何語也且

子之不語其有不得已哉傳又多及報應夫生人之慾寧有涯矣昭昭者莫不能禁以寘禁之則報應之說行矣雖然萬靈之衆王而巧者壽而殤者聖智而蠢者福者禍者何相遺也豈盡偶爾邪余讀宜眞子傳則悚然矣宜眞子生稟異質而又好行陰德所以死爲淸靈之鬼也亦太幻矣昔人有言人以是一眞不滅之性而生死去來于天地之間以倫于生死神識疲耗不能復記惟圓明不昧之人知焉其宜眞子之謂與且復販我大師進乎道矣宜眞子其仙乎然學

道無乃先去其幻哉冏伯之爲是傳蓋從宜眞子之請也宜眞子覷四大之妄厭有生之勞脫輪轉之苦極霄霓之致而猶不忘情于人間竹素乎則冏伯之文行幽冥所重故也而冏伯固屬余文之夫庸詎知宜眞子之不胡盧我邪

貝葉齋藁序

余友李惟寅氏以貝葉名藁貝葉者禪家言惟寅曷爲而以名其藁蓋自貝葉齋所詮次而名也然詩道大都與禪家之言通矣夫禪者明寂照之理修止觀

之義言必寂而後照必止而後觀也兀然枯坐闃然冥心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住而不住不住而住無慮而無所不見而卒歸之乎無見而又不以無見名無解而無所不解而卒歸之乎無解而又不以無解名一旦言下照了乃徹真境夫詩道亦類是矣語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夫天下之物何者非神所到天下之事何者非神所辦哉方其凝神此道萬境俱失及其忽而解悟萬境俱冥則詩道成矣古今能言者不少往往以材溢格以格掩材體局于資情傷於氣作

如牛毛合如麟角殺青之業及身而止非必盡由天賦則其凝神之不至也神潛九天則探驪之神下神潛九淵則象罔之珠出而況聲詩之道哉惟寅之於詩凝神可謂至矣蓋自總角為小侯輒喜哦詩輒與四方之名賢才士上下其議論夫朱第門中多俠公子平居所事事或直以貴倨相高乃惟寅一無所好好為詩又故席家世得弛于負擔謝博士業不分于佔俾而以其少年英爽沈毅之力一[illegible]用之于詩上而坱圠下而苍莽無不潛也巨而鯤鵬細而蠕蝡無不

博也遠而墳索騷賦漢魏齊梁以至正始大曆無不
習也近而學士大夫山人布衣以至閭巷婦伊吾
陽咏無不察也其力倍故其氣足其氣足故其神凝
卓哉此道則幾于化矣蓋予始讀惟寅詩爲鴻響亮
節桴筍合沓咄咄逼歷下生今則加以湛思縝密標
韻宛至才情錯出氣格相參其色澤如淼水芙蕖映
以秋月其聲響如雲房清磬間以松風驟而讀之如
丹霞之出於石洞索而味之如山泉之入于齒牙其
壯嚴整麗猶列侯之故其瀟灑沖淡居然布衣之風

則幾于化矣如嚴維以禪家三乘品詩惟寅之詩其最上一乘也邪余于此道亦童而習之顧其藝之天者既不厚而又牽于佔俾分于儀矣故其道亦止而不進今則化爲車下塵去此道且日益千里奈何復與惟寅抵掌而譚薦人之致而惟寅因時時向余抵掌不休也其亦文王昌歜之嗜邪余覩古之爲聲詩者卒高彭澤右丞婁陽蘇州諸公則以其人俱號玄味道標格軼塵發爲韻語亦翛然清遠如其人故足貴也余聞惟寅築貝葉齋日跏趺蒲團之上而誦西

方聖人書與祁子伍則惟寅之性靈見解何如哉宜其詩之精請至此老氏有言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余于惟寅之詩亦云彼惟南非鴻烈則劉安一俠公子耳

關洛紀遊稿序

天人貌天行其敬美先生之遊乎先生天才㬎逸少與伯氏竝馳文譽爲海內宗逮其中歲聞道業已厭遊雕龍含華葆眞登于太上天下之物無一足驚其神者然雅不廢遊則以督學使者之勑西入函谷踰

太華涉軒轅之墟討周漢之故無何而飄然投劾黃冠布袍乘一觧艋下龍門三峽經黃河長流百折長年津吏莫知其督學使者入洛遊嵩山少林觀初祖面壁處與高衲講經譚道歸而掩關矣諸所遊歷咸有紀先生道者矣道曷遊也遊又曷紀也吾聞之至人揮斥八極覆旦猶臨故老氏出關列子御風盧浮杯渡縱覽山川乘理往來觸實蹈空以自放焉然後收其跌宕揮霍之氣返于冥寂據片石而栖抱嬰長而瞑則虛靜極矣先生之伯氏文捲千秋位至兆列

生平宦遊車轍馬跡半天下比其歸也一援記上直
而萬緣立盡則上根法器之遊于頓門也先生之與
伯氏其擒英振藻同其名躋玄籙又同清都美譚何
必減茅氏兄弟哉蓋老氏西出關爲關尹留五千言
而去今先生之閉洛紀遊其庶幾五千言之亞邪從
此掩關將欲求先生之片辭隻語不可得是斯文之
鴻寶也或謂先生耽煙霞之癖而薄鐘鼎之聲功業
未竟遽焉抽身以爲太早是惡知賢達之致也子房
赤松長源辟穀季真鑑湖真白華陽標韻林壑流照

縉紳傳諸後來以爲盛事豈可　聖朝而無若而人乎快哉玆遊是乃先生之所以藏跡五嶽者也余益爲之踬踬心動矣

馮咸甫詩草序

夫聲詩之道其思欲沈其調欲響其骨欲蒼其味欲雋而總之歸于高華秀朗其手神之增減大都視其材矣材多則情贍而思溢光景無盡材少則境迫而氣窘精華易竭則其大較也宜父道孫神聖文藝國華故采詩婉暢語語神來以今讀之如叩哀玉而撞

巨鐘也即今宣尼降而爲近體必不作傖父之譚苑氣雄標則屈宋擅其菁英漢道昭明則楊馬吐其鉅麗魏騁鶴爽則曹劉之步絕工晉尚風標則潘陸之聲特俊六朝綺靡詩道隨之江鮑徐庾則其雄傑雕繪滿眼論者或置瑕瑜然聲華爛然而神骨自具譬如舜英芍藥何嘗無質麗姬南威何嘗無情固與剪綵貌影者異矣夫山海氣厚蒸爲雲霞乾坤化爲鍾爲靈喆則文章道勝也如木然闇鈍冲然純白眞一而已安用文之如業已搦管摛辭敷華流采奈何貴

死聲而薄俊響也華亭馮君咸甫弱齡稱詩速悟漸詣前三歲君乃爲諸生以詩見投出語雖工而神力尚乏之猶然措大本色速得雋南國歸出白下草見視如吸青霞乎聲響頓殊軒騰似易比遊燕諸作復加以雄峭近者復之秣陵泊金閶浮錢塘而西而詩之神力更倍合風霜之氣盡宮徵之變收山川之靈則入于妙境矣而所謂思況調響骨蒼味雋者咸甫實有焉故其材足稱也余少好此夏元神爲傷材性不允風味殆盡而馮君方以盛年全力奮於大雅夫騏

驥之行一日千里馮君當之強努之末不穿魯縞則僕是也請婉君書之所以成孫子之名

觀燈百詠序

昔人謂陸士衡人患才少子患才多山川藏靈風雅道盡千百歲而後乃有王先生先生天才藻逸發爲詩文落筆吐語如決黃河之峽抽春蠶之絲其深無底其出不止無論雄文大篇富積瓌瑰即觀燈之詠多至百首布意綿密寄興婉麗縱極雄放旨歸朗暢移宮緩徵盡妙極玄語語作青霞之色戛哀玉之聲

吾以爲盡不以復自何來胡其多而工也夫物有一不爲少百不爲多多而不工不如其已夫衆草易繁而瑰芝不盈畝魚目至夥而明珠不列肆吾且爲瓊芝吾且爲明珠第亦恨其不多耳又進之而爲玄霜紺雪水碧空青世人皆不得見而靈境以爲常翫菱梨火棗麟脯鳳髓世人直聞其名而至眞以爲常味他人之少而拙與王先生之多而工則天之賦材之分也詩到詠物雖唐人猶難之大家哲匠篇章寥寥豈非以寫情境者易妙體物理者難工也今王先生

之詠觀燈則窩至有絕而奇思層出妙句天來即先生不自知其所詣而人又烏睹其化境哉余少好吟詠才不勝情往往尚與趣而之風骨飄爽之氣多而深沉之思少及求先生詩于華實深淺之間則幾希矣卓哉此道吾師乎吾師乎

三山志序

余登三山然後悟天地靈秀瑰異跌宕之觀無其語六合內外之變幻要眇而莫可究詰者何量也太極茫元氣絡繹翕張而出之聚而成象名之曰天聚而

成兆名之曰地又天地之氣結而爲山融而爲川之大者是爲江海而江海之中又復有山東方朔神異經所傳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在大海中多珍禽異獸靈藥琪草往往爲高情勝氣者所豔慕又相傳以爲巨鰲戴之積波翻浪世罕得登幾于恍惚汗漫而所謂金焦北固三山者在潤州靈詭茫渺庶幾大海三山之亞北固峙潤州北顧臨長江焦金若浮海間君畫葉稱南徐巨觀而金焦兩山則屹然大江中流琳宮金刹矗其上而奇麗殷盛是其下極煙雲之吞

吐洪波之硤擊古今之遞遷朝市之互更人物之銷沉而了莫之易也振衣崇岡濯足長流頫仰之間何其適也美哉斯觀摽韻者可以濟勝抱奇者可以宣藻立功者可以扼險知道者可以觀化玄朗之士栖迹淸曠島嶼中起洪波四周晝大江而居之纖埃不到自爲一丘與市塵隔絶每當煙銷霞散潮生月出海天萬里一碧無滓灑然樂之超若羽化蜉蝣塵壒知古焦先者流穆乎淸風直出六合之外故曰摽韻者可以濟勝文人名流登而捫焉覽其幽勝收其鉅

麗而吐爲瑤華文采照乎江山而名字留於千古如張處士孫宗正名章秀句至今與此山爭雄故曰拘奇者可以宣藻英雄經略之才乃心王室憑高眺遠顧瞻形勢澤國設險海門雄踞扼咽喉而守要害則萬夫莫能濟姦人不敢窺而大江南北高枕而臥故曰立功者可以扼險江胡然而流山胡然而峙其翕蕩而不測也孰爲之宰其浮空而不墜也孰爲之根是天地之至妙也故曰知道者可以觀化而又在東南内地與三神山之遠浮海中恍惚泬漫而不可究

詰者異矣其地勝其形奇其不巨其理核故足賞也

萬曆辛巳冬日余陪都憲零陵呂公登三山公言于督學使者蘄水李公李公欣然命二博士治三山志而以前序見屬夫天下名山其高且巨者無如五嶽其神秀而幽邃者無如三十六洞天其奇峭而險絕者無如峨眉武夷今三山高巨不及五嶽神秀幽邃不及三十六洞天奇峭險絕不及峨眉武夷而空曠有之又兼茲四美庸可無紀乎都憲督學兩公咸當代名賢鉅儒一時咸以觀風而來覽物紀勝行無不

朽而余得以職事厠名其間則厚幸矣山靈有知又寧不愉快此舉也耶

劉博士先生制義稿序

夫楚大國也方千里者亦山包祝融君山之奇澤滙洞庭雲夢之秀江離射干蘭芷杜若爲之揚芬吐芳以故鍾爲人文往往瑰藻絕代霞燦雲流蓋自古倚相靈均宋玉景差之徒以鴻鉅有聞稱物華國寶而世所傳襄陽耆舊又多以高情勝氣曠然標人倫之雋名流喆士代不乏人至我朝 高皇帝經營江漢

說世廟龍興南國山嶽之秀益以鬱盤楚材彬彬於今極盛不佞所得把臂論交者大都文藻貞亮為時名賢比不佞來吳會則荊門朴野鄧君以名進士出宰海上不佞忝同官之義一見語合引為石交竊睹其文彩鉅麗而器局溫凝也則見以為黃流宜貯于玉瓚雲門宜鼓于天廟而迺淹一令有識良嗟君則久時時言其友人劉先生也劉先生者其人明智端雅才臻殆庶無論其胸絓五車識掩千古即其所為博士業精詣妙解則幾于化境而猶然蹶于天路莫

汲王明篇先龍鱗僕竊愧之而先生所爲博士家言不佞得而卒業焉則所謂精詣妙解幾于化境者洵其有之宜其見賞于朴野君之玄鑒也不佞所徵楚材江陵積陳思之藻瀟湘體公幹之材黄梅父子稱文家之哲匠麻城伯仲爲當代之俊流明府播妙譽于河陽而先生復著嘉聲于博士其他標華揭朗者指殆未易一二屈也譬之幽蘭芳杜之屬秀煙光而媚雲水者庸詎可一隅而盡哉故大楚之材靡得殫量矣不佞將南登七十二峯浮洞庭謁黄陵禮玄嶽

而徧訪楚之稟賤且以明府為地主而交于先生詎今日之語其介紹也邪

徐檢吾司理制義稿序

夫竅非為響而響自符竅根非為華而華自副根故文可以得士也鴻鉅之士其文典駿雅之士其文藻沈毅之士其文莊淸遒之士其文暢采澹之士其文婉俊邁之士其文勁中庸之士其文近偏曠之士其文玄泛而覽之十不失三定而覼之十不失七徧而量之十不失九故物無遁照也古之得士以夢以卜

以後車以弓旌以安車蒲輪蒐鴻跡之大人而樹留屋之寒畯故田琨可庸鼓刀可相而物豕可侯也而士之得士則取三寸史管吾伊而臨之士郎對壘雄俊蹈高標門者貪是亡以自見而士之魁壘雄俊蹈高標朗者亦往往以是得之而不乏之何者聆響可以知窾擊華可以尋根也入閩徐先生少而韶頓早脩大路出為雲間理其煩貲答之役數侍先生見先生博大溫夷洵長者賢哉朗徹練若素官閒雅清真泠焉獨暢嶽色霞姿亭亭物表而又虛心體物宣誠勸

橐兼茲數器以有令聞則竊歎武夷九疊之下發祥挺異若斯之靈也既而郡邑諸生以先生所爲制義見示某伏而讀之則神駿雄爽精詣玄解格勁而亮體法而裁雅如其爲人嗟乎讀徐先生文則若寫照矣文胡不可以得士哉譬之大谷求之嶔谷也求之老嚮亦谷也譬之長松求之根松也然之華亦松也故以文得士與其所謂以夢卜以後車以弓旌以安車蒲輪得者大略等爾神聖之包絡區宇網羅豪俊其籌畫詎遠乎哉而我國家二百年以來士之抱奇建

策揚芬流采上賛三五下康四國竹素莫能朽金石莫能泐者耳目睹記靡得殫述而其有舍三寸之管以進者邪何則聞簫韶之韻則知于雲之樂聽嘐烈之聲則知後胥之器士之魁壘雄俊者不盡于文而文則宣之吾得而覽觀焉弗能逃也文不能盡先生而匪文則不能得先生又烏可以筌蹄棄也雖然蛙步不已跛鱉千里丘陵學山而不至乎山百川學海而卒至乎海則人之器具可習而執文可鑄也故學為孫先生文者盍自其人求之

詠物詩序

大眞宰握權鑪錘鑄物不假雕刻萬象森然形隨性別狀以情殊散萬于一總一于萬前者推盪後者遷遷然而無弗肖也故曰化工巧而不雜成而不變運而不勞是天下之絕巧也偃師之爲木偶也魯般之爲飛鳶也宋人之爲玉楮也楚人之爲棘猴也工巧之極至於亂眞然竭其神而役之則神弗勝役也假其物而造之則物弗勝造也是大治所笑也張僧繇之寫龍三年而不點睛點卽飛去可謂手奪造化然

而龍也乎哉又九河四瀆之乘雲蹈空而吞江蹴海
者非可勝寫也而騷人墨卿乃欲收羅抉剔窮妙極
玄操三寸之管城而盡萬物之情狀上發天機下抽
地軸大暢靈氣細極蠉蠕精極情識粗捲芳甤一篇
之善萬物不能逃其形一語之工大化不能爭其巧
故有巧匠之所莫雕良工之所莫繪者一覽其文宛
然在目非其胸羅眞宰筆含元氣者不與焉大禹鑄
鼎而神姦遁逃蒼頡造書而山鬼夜哭則其効也藻
不之士握管吐奇枯毫斷鬚動而盈牘每至體物輒

圖不敢下得非以中鮮妙思手之玄賴邪且也抒心而妙者十常八九體物而工者丁不二三蓋古今雖之矣故雨昏青草花落黃陵則都官以鷓鴣爲號舞入梨花飛歸楊柳則謝公以蝴蝶得名物多則見賤少則見珍若使體物易工則兩君之詩何以獨擅嘉譽使少不足貴則二子之號何以流照後來李杜登壇稱詩家大將凡所吟諷揭雷霆而吼風雨乃求斯什不存寥寥乎則又其効也雲間張君博蒐古今詠物篇什上自六代下及 國朝彙爲一編屬不佞選

之更爲之序夫總千古之精英抉萬品之情態皇皇造物庸無妬乎予蓋竊悲張君爲丁甲所收而其以波及不佞也邪

劉會橋先生文集序

夫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道者天地萬物之所以生也萬物靈矣人於萬物尤靈矣夫萬物之靈人于萬物之爲尤靈者道也匪道則塊然之形也物之無情者則無靈道不在乎無情而有主則其所以生者道也孔子之道爲萬世師說者多歸功于其六經六經

者孔子所以載道者也非孔子之所以爲道者也蓋
之藏珠于櫝道則珠也六經則櫝也道生天地天地
生萬物而孔子暢明之以開萬世使不失其所以生
者也而又取而筆之六經使其所以生生者不磨滅
也孔子而後秦漢六朝李唐五代天地之氣運趨而
日下人物之學術駁而不醇若論其世大都去道差
近則小康去道彌遠則大亂而孔子之道卒不可得
而磨滅至於有宋眞儒輩出此道遂以大明然有宋
以前多大亂極敝而人類不殄者道固不可磨滅也

大亂之世必有端士至不肖之人必有良心道學滅哉使道有時而滅則人類殄矣由宋而後天下不幸經胡元之亂中國之統移于殊醜腥穢之氣偏于神州孔子之道卒不滅有若許衡氏者尚以性命之說倡於腥穢之朝衡之學誠不足羹墻仲尼而要之天固令斯人存其所以生生者之一脉也譬之風霾蔽天曜靈受障而雲物稍薄時漏其光甚則知曜靈固在也我　高皇帝掃除胡元還我中國之正統列聖繼之輔以真儒此道復大明而餘姚王先生則

揭良知以示學者學者如披雲霧而覩青天夫良知
者人心之靈明也立於清虛之境而非實而滯迹運
於事物之表而非虛而沉空人之所以藏感于其寂
緣寂以起感綜事物攝綱常鑪錘天地宰制六合無
鉅無細何者而非靈明之所為也故致良知則大道
畢矣良知二字孰不知之至王先生揭出之而人斯
恍然覺悟而寂感鉅細不必他務遠索而惟反而求
之吾心之靈明如夜行者明月在天而猶操炬而行
試語以明月則炬可立廢而不知明月固在天也豈

尋幽摘新以駭耳目而奪心神者哉楚劉魯橋先生

蚤歲聞陽明良知之旨于毛道峰精詣超悟而加之

以反躬實踐內存烱照外務闇然篤實輝光表裏學

徹爲海內學者所師嗟乎陸子以虛靈爲宗而未嘗

不體驗于事物朱子以篤實爲事而未始不觀照于

此心陽明之致良知得之象山而其通于寂感鉅細

則本之朱子曷嘗有二哉當其時鵞湖之辯不過參

考互訂以求信乎此心而信天下後世初非各立門

戶以自爲矛盾各立門戶而自爲矛盾則後世之私

而非儒先之意也劉先生居嘗著論深明其不然者以此其少事雕蟲中歲猶不聞道聞究心于天地萬物之理則又雜取三教而泛濫求之以故所見駁而不醇先生不以駁爲不肖嘗進而與之語見先生德性天成溫然凝然洵任道之器使其得志其長世道豈小補哉世固知先生而未能大用而令先生偃仰嘗格時懷退志此大易所以有不汲之嗟也